



战典

理性与兽性：两次世界大战



战 典

方建军 编著

第三卷

延边人民出版社

第三卷 目 录

- 历史背景 工业革命与美洲帝国的兴起 (1)
- 第一章 七日战役 (14)
- 历史背景 美国内战的进展 (50)
- 第二章 费克斯堡的围攻和卡塔罗加战役 (56)
- 历史背景 普鲁士的扩张 (91)
- 第三章 色当战役 (100)
- 历史背景 日本军国的兴起与俄国在远东的扩张
..... (134)
- 第四章 旅顺港的战役 (140)
- 历史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形成 (166)
- 第五章 马恩河战役和坦能堡战役 (175)
- 历史背景 战术上的僵局和目标的改变 (222)
- 第六章 沙里拜尔战役和苏弗拉湾战役 (226)
- 历史背景 战争的进展(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八年)
..... (257)
- 第七章 艾敏斯战役 (267)
- 历史背景 意奥之间的斗争 (290)

第八章	费托里奥——费尼托战役	(295)
	历史背景 第二次大战的起因	(315)
第九章	第二次色当战役与法兰西的沦亡	(324)
	历史背景 巴巴罗沙作战	(362)
第十章	莫斯科战役	(369)
	历史背景 战争向太平洋方面的发展	(392)
第十一章	中途岛战役	(401)
	历史背景 北非的战争	(420)
第十二章	艾拉敏战役和突尼斯战役	(426)
	历史背景 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基础	(458)
第十三章	斯大林格勒战役	(465)
第十四章	诺曼第战役	(481)
	历史背景 太平洋战争	(514)
第十五章	雷伊泰湾战役	(523)

地 图 目 录

- 一 南方联邦(一八六一年——一八六五年) (15)
- 二 七天战役(一八六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七月一日)
..... (33)
- 三 格尼斯磨坊之战(一八六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36)
- 四 马尔芬山之战(一八六二年,七月一日) (45)
- 五 费克斯堡战役(一八六三年) (57)
- 六 卡特罗加之战(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二十五日)
..... (79)
- 七 普法战争(一八七〇年——一八七一年) (111)
- 八 费昂费里与格拉费罗特之战(一八七〇年)..... (115)
- 九 色当之战(一八七〇年,九月一日)..... (121)
- 十 日俄战争(一九〇四年——一九〇五年) (147)
- 十一 旅顺之围(一九〇四年——一九〇五年) (153)
- 十二 德法两军的分布(一九一四年,八月) (187)
- 十三 坦能堡之战(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三十一日)
..... (197)
- 十四 马恩河战役(一九一四年,九月八日)..... (215)

十五	加里波里与鞑靼尼尔海峡(一九一五年).....	(235)
十六	沙里拜尔之战(一九一五年,八月六日——十日)	(243)
十七	苏弗拉湾之战(一九一五年,八月六日——十日)	(247)
十八	艾敏斯战役(一九一八年,八月八日).....	(273)
十九	费托里与费尼托之战 (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的情况)	(300)
二十	派夫河上的突破 (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二十九日).....	(301)
二十一	联军的部署(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	(331)
二十二	德军的部署(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	(336)
二十三	第二次色当战役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三日——十五日)	(342)
二十四	法国侵入(一九四〇年,五月——六月)	(349)
二十五	莫斯科战役(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	(372)
二十六	基辅战役(一九四一年,八月——九月)	(381)
二十七	怀兹马—布里安斯克之战(一九四一年十月)	(383)
二十八	日本战略守势(一九四一年).....	(404)
二十九	珊瑚海之战(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八日)	(406)

- 三十 中途岛之战(一九四二年,六月四日——六日)
..... (410)
- 三十一 艾拉门之战(一九四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432)
- 三十二 艾拉敏之战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十一月四日)
..... (435)
- 三十三 突尼西亚战役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八日,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二日) ...
..... (447)
- 三十四 斯达林格勒战役(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
..... (466)
- 三十五 诺曼地侵入战(一九四四年,六月) (487)
- 三十六 九月一日之联军正面(一九四四年——九月一日)
..... (508)
- 三十七 联军占领区图(一九四五年)..... (512)
- 三十八 西太平洋的战略(一九四二年——一九四四年)
..... (515)
- 三十九 麦帅的太平洋战役(一九四二年——一九四四年)
..... (519)
- 四十 捷一号修正计划(一九四四年,十月) (527)
- 四十一 雷伊泰湾之战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 (531)

历史背景 工业革命与美洲帝国的兴起

当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已经将欧洲封建主义的残余部分都铲除殆尽的时候，世界上所未曾看见过的最伟大革命，也就已经撒播了一种新制度的种子——这是一种以煤、蒸汽和机器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在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唤醒了民族主义之后，滑铁卢会战以后的一个世纪中，巨大的潜力被放出来了，它是注定了要改变世界的面貌，提高战争的地位，由个别的决斗，变到了洲际间的两栖大战。甚至于早在一八二五年，那也就是距离拿破仑最后失败只有十年的光景，斯吞德哈(Stendhal)即已经有下述的感慨：“从一七八五年到一八四五年，世界上的变化是多么巨大呀！在过去两千年间的有记载的世界历史上，是从来不曾看见过在风俗、观念和信仰等方面，发生过如此显明的革命！”

在斯吞德哈所说的一七八五年之前，这个一直还是由蒸汽力所推动的工业革命，是差不多早已经有了一个世纪的孕育期。它可以说是其起源为一六九八年，沙费里(Thomas Savery)所发明的蒸汽抽水机，以及一七〇五年，牛柯门(Thomas Newcomen)所发明的自动蒸汽机。但是一直等到了一七六九年——这也是拿破仑和威灵吞两个人出生的那一年——格拉斯高(Glasgow)的工具制造者，瓦特(James Watt)，才开始集前人发明的大成，并于一七八二年，发明了双冲程的引擎。同时在一七六九年，卡格罗特(Cugnot)在法国，也建造了第一辆用蒸汽力推进的车子；一七八五年，卡特赖特(Edmund Cartwright)又发明了蒸汽力的纺织机。这样我们才达到了斯吞德哈所说的一七八五年了。

从一七八五年起，由于有了蒸汽动力的发展，以及一种炼铁新法

的发明,于是英国赶前了一步,在拿破仑战争的时代中,在工业制造方面获得了近似垄断的权利。一八一八年,六月二日,柯齐南勋爵(Lord Cochrane)在英国的下议院中,曾经指明出来:“若非适合时机的采用了机器,则英格兰就会有全面衰亡之虞。”

火药的发明,引起了一连串的其他新发明,终至于改变了战争的技术。同样的,使用蒸汽力为能力来源之后,也使军事方面产生了新的革命。军队的运动和补给都可以使用汽船和铁路了。此外,对于兵器的制造也带来了许多的改进,并且使它们有大量生产的可能性。

在十九世纪的前半期中,军事方面有两个最重要的发明,即为雷管(Percussion Cap)和圆锥形的弹丸。因为一八〇〇年发现了雷酸汞(Fulminate of Mercury),所以雷管才有制成的可能。七年之后,弗尔希士(Rev. A. Forsyth)申请了雷汞装药的专利权,接着在一八一六年,萧氏(Thomas Shaw)在美国的费城也发明了黄铜制的雷管帽。第二个发明是在一八二三年才有的。当时英国第三十四团的诺尔吞上尉(Capt. Norton)设计了一种圆锥型的子弹,装上一个中空的弹底,使它在发射时可以自动膨涨,并封住枪膛,虽然被英国政府拒绝采用,但终于辗转传入了法国,一八四九年,法国的米尼先生(M. Minie)设计了一种米尼式子弹,却反而为英国陆军所采用了。一八五一年,英国陆军采用了米尼式的来福枪。这两个发明使步兵战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前者使步枪在任何天气中都能使用,而且也大大的减少了不发火的机会。后者则使有来福线的步枪,变成了这个世纪中威力最强大的兵器。

雷管的发明,又使弹壳可以在发射之后,就弃去不必再用,这样才使后膛的枪炮有了实现的机会。这种弹壳又使炮兵射击学方面产生了新的革命,因为它可以阻止气体不向膛后发泄。首先发明的是一八四七年的撞针式壳弹,接着又有镶边式的壳弹,最后在一八六一年,才有中央发火的弹壳。当对于燧发式和雷管式前膛枪之间的利弊争论,在各国都还没有结论的时候,最后在一八四一年,普鲁士当局却突然采取了一个果断的步骤,对于某些团发给“追希”(Dreyse)式

的后膛枪，以来作为试验。这种步枪通常被人喊作是“撞针枪”(Needle Gun)，它是一种用枪栓的兵器，所发射的是纸包的弹壳。虽然因为汽体仍然从膛后泄出，所以其有效射程要比米尼式步枪较短，但是它在一分钟之内可以发射七颗子弹，而后者最多却只能有两颗，不过它的最大优点却还不是装弹的迅速，因为它是后膛装弹的，所以便于在卧倒的姿势中使用。

炮兵的发展则比较迟缓，尽管后膛和来福式的火炮是早就已经为人所知道，但是一直到了一八四五年，这两个因素才结合成为一体，于是才造成了一门真正有效的后膛来福线式的火炮。但是因为成本太高，所以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立即加以采用，直到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了之后，于是才有人把某些铁炼的前膛滑管式的六十八磅炮和八吋吋炮，改装成为有来福线式的火炮。它们的射程和命中率都提高了，使对于席巴斯托普(Sevastopol)的轰击变成一个“十分可怕的事情”。在这次战争之后，所有的强国都开始试验有来福线的后膛火炮。

另一个在十九世纪初叶开始发展的新兵器，就是火箭，实际上在所有的使用火药推进的弹体上，它要算是最古老的一个。好几个世纪以来，被当作是对付骑兵的兵器，在亚洲有极广泛的使用。一七九九年，提普苏丹(Tipu Sultan)在希林格巴坦(Seringapatam)的围攻战中，即曾使用火箭，于是才使一位著名的发明家康格里费爵士(Colosir William Congreve)想到了改良它的观念。据他自己说：他所制造的飞弹，其重量从二磅起(即为一种自动推进的子弹)一直增到三百六十磅为止。在一八〇六年，他的火箭在对于包罗根的攻击中，曾经有过成功的试用，于是他预言着说：“事实上，火箭这一种兵器是注定了会使整个的战术体系，都要为之而发生变化。”这个预言在第二次大战中是终于兑现了。

当这些变化正在进行之际，蒸汽推进方式也有新的发展，其所采取的形式为轮船和火车，这又为一种全新形态的战船奠定了基础，并且也使陆军可以尽量的扩充其数量。虽然远在罗马时代，即有一种脚踏的轮船，这也可以说是最早的水上机器推进工具。一七七五年，美

洲弗尔吉尼州人，鲁门赛(Tames Rumsey)，曾经建造了一艘最早的蒸汽船，其推进的原理为利用喷水机：即用一具蒸汽抽水机在船头上吸水，然后再从船尾上排射出去。可是他和其他发明家所设计的汽船模型，如富尔敦(Robert Fulton)所设计的作一个比较，就不免黯然失色了，后者为一个年轻的美国人，具有特殊优异的发明天才。在一七九七年，他把一个建造潜水艇的计划，献给法国的执政府，这艘叫作“鱼号”(Nautilus)的潜水艇，一八〇一年在布里斯特港口试航，曾在水下潜航达一小时之久。(注：这却并不是第一艘潜水艇。一七七六年，布希尼尔(David Bushnell)，发明了一艘乌龟形的潜水艇，在美国独立战争中，钻到了英国战舰“鹰号”(Eagle)的下面，想把一颗鱼雷钉在它的船底下面。可是因为调整失灵而失败了。)一八〇三年，富尔敦又在塞纳河上试验一艘蒸汽船，拿破仑也很赏识它的价值。(注：第一艘实际可用的蒸汽船为“卡罗特敦达斯”号(Charlotte Dundas)，一八〇二年在弗尔斯(Forth)试航成功。第一艘横渡大西洋的轮船为美国在一八一九年所建造的“沙凡拉”(Savannah)号。)一八〇四年，七月二十一日，他对于用蒸汽推动船只的计划，曾经这样的加以论断说：“这个事实可能会使世界的面貌为之一变。一个伟大的真理，千真万确的事实，已经摆在我的眼前。”

富尔敦于一八〇七年返回美国，在那里建造了一艘改良型的轮船，叫作“克里蒙”(Clemont)号，它在三十二个钟点不到的时间内，从纽约走到了阿尔班尼(Albany)，共为一五〇哩。在此以前，他又曾发明了一种鱼雷，一八〇四年九月间，英国的奇斯勋爵(Lord Keith)曾在包罗根的港外，用来攻击法国的舰队。一八一三年，他又建造了第一艘蒸汽动力的军舰，叫作“狄莫罗哥斯”(Demologos)号——以后又改名为“富尔敦”号——这是一个双连式船壳的构造，激水轮则夹在他的中间，并且用五十八吋厚的木带来保护着。这一艘巨型的怪船很明显的表示出来有两件事是必要的：(一)一种比激水轮较不易损害的推进方法，(二)一种比较不那样笨重的保护方法。

螺旋桨式的推进机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一八三六年，瑞典陆军中

的艾里森上尉(Capt. John Ericsson)获得该项专利权。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就是用铁甲来代替木板,这是康格里费在一八〇五年所最先建议的。但是一直等到克里米亚战争发生时,法皇路易拿破仑(Louis Napoleon)才命令建造一队浮动的装甲炮台,足以抵抗枪炮的子弹。一共造了五艘,具有四吋厚铁甲的保护。上面装有五十六磅炮,和辅助性的蒸汽引擎。它们获得了完全的成功。不仅已经证明了装甲船是绝对必要的,而且装甲的使用又使威力较大的火炮也变成必要了。于是逐渐又使海军都采用有来福线的火炮。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不久的时候,法英两国都开始建造他们的第一艘装甲蒸汽军舰,即为“光荣号”(La Gloire)和“战士号”(Warrior)。后者长达三八〇呎,排水量为八八三〇吨,其引擎能发出六千匹马力,速度为十四又二分之一哩。它的兵器有二十八门七吋炮,装甲的厚度为四吋半。

当我们从海上再说到陆上时,我们发现在一八〇一年,提费希克(Richard Trevithich)在英国已经设计了第一辆实际可用的火车头,而第一条真正的铁路却是斯蒂芬生(George Stephenson)所建造的,时间是在一八二五年,地点是在斯托克吞(Stockton)到达林吞(Darlington)之间。虽然火车是纯粹英国人的发明,可是第一个明了铁路在战争中的超级重要性的国家,也就是产生克劳塞维兹的那个国家,这却似乎并非偶合。一八三三年,哈尔柯特(F. W. Harkort)即曾指出若能在柯隆根(Cologne)和明登(Minden)之间建筑一条铁路线,再在梅兹(Mainz)和威塞尔(Wesel)之间建筑另外一条,那么对于莱茵地区的防御即可以大有裨益。波尼兹(C. E. Ponitz)认为普鲁士为了对抗法奥俄三国起见,有普遍建筑铁路之必要。同时,具有绝顶天才的经济学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也指明出来普鲁士的弱点,即为它是夹在几个强大的假想敌国之间,而处于所谓“中央位置”之上,但若建筑铁路,其国力即可大增,由一个二等的军事强国升为一等的巨强。他说:“它可以在欧洲的心脏地区中,形成一个坚强的堡垒。动员的速度,部队可以迅速的由国家的中心达到它的周界上,以

及铁路运输所构成的其他一切显明的“内线”利益，都足以使德国要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更居于优势的地位。”

当一条轨道都尚未铺设之前，这位杰出的天才在一八三三年，即曾为德国设计了一个完整的铁路网，其大致的规模与今天所实际建筑的并无太多的出入。十三年之后，也就是李斯特逝世的那一年，普军一个军共一万二千人，携带着火炮和马匹，由铁路运往克拉考（Cracow），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使用铁路的大规模部队运动。在这次试验之后，普鲁士的参谋本部即开始对于铁路的军事价值，作了一个综合性的研究。虽然在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〇年间的革命动乱的时代中，普鲁士对于铁路运输的问题，又获得了一些进一步的经验，同样的，奥俄两国也是一样，但是却一直等到一八五九年法意战争发生时，对于部队的铁路运输问题，才可以说是已经完全获得了解决。我们可以说，由于有了斯蒂芬生的天才，才使克劳塞维兹的“全国皆兵”理论获得了生命，因为假使没有铁路，则十九世纪下半期的巨型陆军即不可能获得其补给。

当约米尼（Baron Henri Jomini）检讨在一八六三年以前的变化情况时，他的意见是认为战争又会变成“大量兵力之间的惨烈而极无理性的血战，所使用的兵器将具有意想不到的威力。我们又可能再看见四世纪中那样的人民战争；我们又可能再被迫过着像匈奴人、汪达尔人和鞑靼人肆虐的那些时代中一样的生活。”他又进一步指出除非各国政府能联合起来，禁止作毁灭性的发明，否则步兵就必须恢复其中世纪中所使用的护甲，不然在尚未与敌人接触之前，整个的步兵营就都会同归于尽了。我们可能又会再看到遍身甲胄的战士，连马匹也需要同样的保护。

可是从工业革命中所变出来的把戏，却要比约米尼所预料的还更进步。古代的人力劳动基础是很快的就被推翻了，劳动者被赶出了他们的家庭和村庄，被编入了工厂。这些工厂就变成了国家财富的泉源，和社会革命的温床。

普遍的贫困造成了巨型的移民运动，在一八三一到一八五二年

之间，有三百万以上的人民，从不列颠和爱尔兰迁往美国，还有许多不能去的人就转而信仰社会主义，这是工业革命所产生的一种新宗教。

对于这个权力的时代，其精神上的铸造者为三位“查理士”(Charles)——即克劳塞维兹、马克思、达尔文。克劳塞维兹，在他的“战争论”(一八三二年出版)中，主张回到斯巴达主义的旧路，即是要把一个国家变成一个军事机器。马克思在他的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发表的)中，以阶级斗争的观念来当作是其社会理论的基础。达尔文在其“物种原始”(一八五九年出版)一书中，提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这三个人都是“群众斗争”的先知者——第一个是在战争方面，第二个是在社会生活方面，第三个是在生物学方面。

当这个“机器时代”(Machine Age)还是刚刚开始的时候，一致的呼声是要求应有一个和平的时代，可是各国之间的尖锐差异却造成了矛盾，足以有助于民族主义的增长，等到欧洲以外的国家也开始工业化之后，这个问题就更变成了世界性的。从有限战争走向总体战争和极权主义的路线，也就变成了这个时代中的潜伏思想。

第一个无限性的工业化战争即为美国的内战。这是蒸汽时代中的第一次大战。而北军方面的目的也就是要求对方无条件投降，换言之，即总体性的胜利。它的性质是好像一次“十字军”一样，因为如此，又因为它是工业革命后的一切军事发展的总试验，所以在战争的历史上，它开阔了一个全新的一章。

当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正在进行之际，在北美洲有一个新帝国也逐渐形成了；因为美国革命也正和法国革命是一样的，都是以“扩张”为其自然的产品。印地安人的领土迅速的被兼并了，许多新的州都纷纷建立了。一八〇三年，美国人花了一一、二五〇、〇〇〇美元从法国人手中买得了路易西亚拉(Louisiana)的大量土地，使美国的面积增加了一倍，一八一九年，又从西班牙方面买到了弗拉里达，使面积又再度增加了。

因为获得了路易西亚拉之后，遂开始与西班牙在美洲的属地接

壤了，于是美国人就开始与西班牙人不断的发生冲突。一八二一年，墨西哥脱离西班牙独立，一八二二年，哥伦比亚、智利、秘鲁、和布罗斯艾里斯(Buenos Aires)也都纷纷效尤。因为美国的门罗总统(Monroe)害怕某些欧洲国家对于这些新成立的共和国，会有夺占的野心，所以他在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二日，对国会提出年度咨文时，就宣布了三个原则，这也就是大家所称的“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简言之，这些原则是要把美洲保留为美洲人的美洲，从此断绝了欧洲人向西半球建立殖民地的念头。所以这也是一个总体性的政策。

这样又创立了一种新式的扩张方法——用保留的方式来确保扩张的机会。虽然欧洲人是感到土地荒，可是新世界的全部都不准他们垂涎，这一大片土地都保留在冷藏之中，留待美国人去作经济性的开发。

一八三六年，美国人与墨西哥人因为对于德克沙斯(Texas)的争执，而终于引起了德克沙战争，一八四六年又发生了墨西哥战争。这个战争的结果是美国不仅确实的兼并了德克沙斯，而且还更获得了新墨西哥、阿里左拉、加里弗尼亚、尼华达、乌塔、和柯罗拉多之一部分，这些地区以后都变成了美国的新州，其面积与所购买的路易西亚拉地区，差不多有同样的大小。同时，美国又与英国签订了一个条约，获得了奥尔良地区，即华盛顿、奥尔良和依达和三个州。一八五三年，又与墨西哥完成了加德森(Gadsen)的购买事件，于是除了阿拉斯加以外，美国的本土就已经与今天的面积是一样大了。(注：一八六七年，美国才从俄国方面购得了阿拉斯加。)

所以不过在一个人的时代中(一七八三——一八五三年)，一个巨大但大部分却还是空洞的帝国终于诞生了。当它已经扩张完成之后，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的确保它，而是如何阻止内在的冲突发展，以免使其分裂。许多年来，由于经济生活之不同，美国南北两部分在政治意见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南方是务农为本的，重视其蓄奴的利益。北方是趋向重商主义的，所重视的是航运和财政上的兴趣。前者为农民和借债的人；后者为资本家和放债的人。代表前者的为杰佛

逊(Thomas Jefferson)所领导的共和党(即后来的民主党);代表后者的为哈密吞(Alexander Hamilton)所领导的联邦党(即后来的共和党)。当国界愈向外推进时,两党之间的裂痕也就日益增宽了。

这两派分歧的利益之所以无法协调的主因,是由于这个国家的宪法缺乏政治上的控制能力。在当时制宪时,其设计的目的本是为了控制一个松懈的分散组织,所以对于这个迅速成长中的帝国,完全不能发生凝结的效力。

美国的组织本来是一个“邦联”(Confederation),它的组织条文是各州在一七七七年所同意批准的。这个邦联解散之后,才有后来的宪法。这个原有的“邦联”不过只是一个“坚固的友好同盟”而已,每一个邦(实际上是一个国家)都可以各走它自己的路线,国会并无征税的权力,也不能管制外国与各州之间的贸易关系,更不能强迫各州服从命令。一七八七年,在费城召开了一个制宪会议,由华盛顿任主席,来开始考虑制定联邦宪法的问题。其中主持的人就是哈密吞,他建议把立法院分为两部分——一个参议院,一个众议院。前者握有宣战的唯一权力,后者则有权发行货币、管制贸易、征收租税、偿还国债,和准备国防等。这个建议在一七八八年七月间,被会议采纳了。

这个巨大的改变与法国革命的爆发,恰好在时间上是不谋而合的,于是欧洲国家为了家务事整整的忙了二十年,好让美国人可以自由的去考虑他们的内政问题。在这个动荡和战争的期间中,在南北两部分的各州中,都同时发生了经济革命,使他们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在南方,惠特里(Eli Whitney)所发明的轧棉机,使棉业贸易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结果是使南方的棉花种植者获得了政治上的优势,于是使他们与北方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都增加了分裂的趋向。在南部各州,贸易关系是非常的简化;在北部各州则日趋于复杂。由于二十年来欧洲一直在战争之中,所以新英格兰等商业化的各州,都获得了繁荣的机会;又因为一八一〇年到一八一二年,和一八一二年到一八一五年,两次与英国的战争,在长期封锁之下也迫使他们必须工业化。

对于北方而言,为了保护其幼小的工业,以来对抗欧洲的竞争者,是有采取保护关税政策之必要;但对于南方,因为他们亟需出卖其日益增多的棉花,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利。这种差异迅速的发展成为分立的要求。当一八二八年一月,所谓“可恶的税则”(Tariff of Abominations)公布时,危机遂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在卡里斯吞(Charleston)港的船只,都下半旗以表愤慨。

同年,乔治亚州对于所有反对新税则的各州,发出了一个冗长的宣言,到了一八二九年,米习失比州(Mississippi)主张抵抗,而弗尔吉尼亚州也决定不接受新的税则。一八三二年,国会对于一大批进口货品,取消了课税,但这却只是使风暴更为凶猛而已,南卡罗里拉(Carolina)州立即召开了一个全州大会,宣布废止了一八二八年的关税法案,和一八三二年的补充法案。最后在次年的三月间,终于获得了妥协,于是争取州权的斗争,算是结束了其第一阶段。

当这个斗争由经济问题发展成为政治问题之后,不要好久的时间,这个争执又转入了道德方面,这就是奴隶制度的是非问题。在一七八一年到一八〇四年之间,北方各州都已经先后取消了奴隶制度。到了一八一九年,当时的二十二州之中有十一州是已经放奴的,而另有十一州则继续蓄奴。这同一年中,在众院中因为要投票决定使米索里(Missouri)升格为一州时,于是困难就开始发生了。不管米索里是放奴的还是蓄奴的,都足以使南北间的平衡受到破坏。最后终于又找到了一个折中方案:米索里被承认为一个蓄奴的州,但另外又承认缅因(Maine)为放奴的州,以维持原有的平衡。这只是临时应付而已,并不能解决问题。小亚当斯总统(John Quincy Adams)早已认清了这一点,因为他曾在日记中这样的记载着说:“我认为现有的问题只不过是一本大悲剧中的第一页而已。”

因为变成了一个道德性的问题,于是这个争执获得了宗教性的意义。结果所谓州权的问题又包上了一层政治神秘主义的外衣,因此这个问题就可以永远的争论下去,永无解决希望。

一八二九年,有一个叫作华克(David Walker)的黑人,出版了一